

威尔逊

——一位博物学家的中国情缘（上）

撰文·供图 金文驰



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博物学家、植物学家、探险家、作家……他的头衔不可谓不多。这位英国人在1899—1918年间先后五次来到中国，在华中、华西和台湾的偏远山区开展植物采集活动。威尔逊不仅寄回了65 000余件标本，其中不乏新种，还成功地将近1 500多种植物引种到欧美，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园林的外观与色彩。威尔逊“中国——世界园林之母”的观点也随之

深入人心，人们还送了他一个雅号“中国威尔逊”。受益于威尔逊的不只有西方世界，他用相机记录了采集路上千余幅自然、人文和社会影像，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扇扇回望历史的窗。

初战告捷

1876年2月15日，威尔逊诞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奇平卡姆登的一座不起眼的三层砖石小楼里。在童年时期，威尔逊全家

搬到了伯明翰的郊区。威尔逊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植物的浓厚兴趣，13岁从学校毕业后，他便开始在一家公司里做起了学徒工。从17岁起，威尔逊在伯明翰植物园做了4年园丁，在此期间，他每周都到伯明翰技校进修植物学，并开始园艺这一行中崭露头角。

1897年2月，21岁的威尔逊终于离开了从小一直生活的伯明翰，来到位于伦敦郊外的皇家植物园——邱园当园丁。威尔逊颇有进取心，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植物学教师。于是一年后，他便辞掉了邱园的工作，进入皇家学院学习植物学。威尔逊一定没有想到，一个突如其来的机遇，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当时已有很多外交官和传教士在中国采集植物标本，很

多新种不仅在科学界频掀风暴，也极大地激发了园艺界想要引种的念头，维奇公司便是个中代表。当维奇公司请时任邱园园长的爵士威廉·西塞尔顿戴尔推荐一名采集人前去中国采集植物时，西塞尔顿戴尔自然想到了年轻有为的威尔逊。维奇公司开出的价码为第一年薪水一百英镑，花销全包，威尔逊爽快地接受了，这也是他和中国结缘的开始。

威尔逊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采集珙桐的种子。珙桐是我国特有的孑遗植物，五月花开时节两枚洁白的总苞随风舞动，宛如群鸽过林，典雅而不失风韵。法国传教士和博物学家戴维神父在四川穆坪（今宝兴）首次采集到了标本，1869年珙桐作为一个新种发表后，西方人对它如痴如醉，一直想把它引种到欧洲。

1899年4月11日，威尔逊登上了开往美国波士顿的轮船，开始了前往中国的旅程。抵达波士顿后，威尔逊在哈佛大学阿诺尔德树木园学习了5天，结识了园长查理斯·萨金特教授。萨金特教授特别强调对科学标本的采集，他对威尔逊的影响贯穿了后者所有的中国之行。而以获取繁殖材料为目的的维奇公司自然对采集标本没有太大兴趣，



查理斯·萨金特教授

公司负责人约翰·维奇在给威尔逊的一封信中写到：“教授是一个非常教条和强硬的人，但你绝不能让自己沉迷于他说的采集蜡叶标本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都知道你会谨慎行事，而且明白我们想要什么。”

抵达香港后，威尔逊马不停蹄经越南辗转奔向云南思茅（今普洱）。思茅并不是珙桐的产地，威尔逊去彩云之南是为了向英国外交官亨利·奥古斯丁打探一棵珙桐的具体位置。这棵珙桐是1888年奥古斯丁在湖北和四川（今重庆）的交界地带发现的。奥古斯丁从笔记本上拽下半页纸，画了一张代表约5万平方千米的地图，再标出那棵珙桐的位置，这一标记的

精度之差可想而知。

怀揣着这张千里西行求来的地图，威尔逊返回香港，借道上海，一路逆长江而上，终于在1900年2月24日抵达了湖北宜昌。威尔逊在宜昌买了一艘河船，召集到一队随从，准备了大量纸板、绳索等采集和包装植物的材料。在春光明媚的4月中旬，威尔逊一行离开宜昌，逆长江而上去往湖北西部的巴东。从巴东上岸后，他们便开始在崇山峻岭中寻找奥古斯丁标注出的那棵珙桐。通过询问当地村民，威尔逊一行果真找到了当年奥古斯丁所见的那棵满树繁花的珙桐，遗憾的是，它已被村民砍倒做了木材，只剩一个树桩立在威尔逊眼前。威尔逊



满树繁花的珙桐 摄影 / 印开蒲



三峡槭模式标本，威尔逊于1900年5月采于湖北巴东供图 / 哈佛大学标本馆

的失望和沮丧不难想见，但他在日记中仅提到“1900年4月25日，我彻夜未眠”。

也许真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句话，5月19日，当威尔逊在宜昌西南的山区采集时，偶遇了一株盛放的珙桐，后来他又在宜昌周边发现了10株珙桐。深秋时节，威尔逊在这些“北温带最美的树种”上采集到14 875粒种子，并寄回英国。威尔逊此次寄回的是珙桐的光叶变种，其叶片底下光滑无毛。1903年威尔逊第二次到中国时，在四川宝兴（珙桐的模式产地）采到了叶底具柔毛的原变种。

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圆满完成，此外威尔逊还采集了2 600多份植物标本和数百种植物的

种子和根茎等繁殖材料。1902年威尔逊返回英国后，维奇公司为了表彰威尔逊的出色工作，送了他一块本森牌的金怀表，其上除了刻着人物和采集活动的年份外，还有一行字：“干得漂亮！”

寻找绿绒蒿

维奇公司从威尔逊采回的植物材料中获利颇丰，于是他们又找到威尔逊，想让他再去一次中国。威尔逊当时新婚还不到半年，也许是为了奠定自己在园艺界的地位，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和维奇公司签订了第二次赴华的合约。

这次的采集目标是一种高山植物——全缘叶绿绒蒿。罂粟科绿绒蒿属约有49种，除一种产于欧洲外，绝大多数种类

产于中国一喜马拉雅的高山地区，花朵硕大，色彩鲜艳，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全缘叶绿绒蒿花色纯黄，花型饱满，盛放时微垂，显得雍容华贵。

1903年1月，威尔逊作别妻子，登上了直驶香港的轮船，开始了第二次中国之行。辗转从香港来到上海后，威尔逊在这里买了一艘船，起名“埃琳娜”，这正是他对妻子的爱称。威尔逊再一次逆长江而上来到湖北宜昌，穿越了雄奇瑰丽且险滩密布的长江三峡，过重庆，经四川宜宾，再逆岷江而上，终于在6月19日抵达了嘉定（今乐山）。

青衣江、大渡河和岷江在乐山合流，从这里逆流而上可达成都，顺流而下可通上海，舟楫往来，商贾云集。再加上乐山地



全缘叶绿绒蒿 摄影 / 印开蒲

处四川盆地西南缘，横断山几乎就近在眼前，因此威尔逊便将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大本营。

7月14日，威尔逊一行来到了打箭炉（今康定），两天后他们来到了一座名为雅家埂的高山上。为了等挑行李的挑夫，威尔逊决定在一座破败的小屋里过夜。屋漏偏逢连夜雨，泥地很快也变成

了一汪泥潭。“睡下没多久雨便滴到了眼睛里，我转了个身，雨又滴到了耳朵里，任我辗转反侧，都无法躲过。”“大约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发现毯子已经滑到了地上，拉起毯子，不料却惊动了四只拴在床脚的鸡，它们追着毯子，几乎把我弄得全身是泥。”

好在第二天清晨雨便停

了，威尔逊一定没有想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全缘叶绿绒蒿会在如此不堪的一夜后出现在海拔3350米的高山草甸上。随着海拔升高，黄色的花朵越来越多，从海拔3660米往上，目之所及，全是这黄色的高山精灵！

带着成功的喜悦，威尔逊回到乐山仅6天后，又启程前往四川北部的松潘。两周后威尔逊抵达松潘时，足足瘦了18公斤，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不过这次威尔逊采到了红花绿绒蒿，这种绿绒蒿花朵完全下垂，4枚鲜红的花瓣在高原的阳光下摇曳，热情奔放，令人心醉。

1905年3月，威尔逊再次荣归故里。此行他采集了约510种植物的种子和2400多种标本。维奇公司送了他一枚全缘叶绿绒蒿形的徽章，五枚黄金花瓣栩栩如生，其上足足镶嵌了41粒钻石。次年，维奇公司还授予了威尔逊“维奇纪念奖章”，这一奖章在当时的园艺界颇有名望，威尔逊从此声名鹊起。

第三次赴华

1906年1月，威尔逊开始在皇家科学研究所工作，担任植物学助理一职。5月21日，威尔逊的女儿出生了，巧的是，就在同一天，威尔逊从中国引种的一种报春花在邱园首次绽放。

威尔逊就给女儿起名为穆里尔·普里姆罗斯，意为报春。这种淡紫色的报春被命名为“香海仙报春”，其种加词就是以威尔逊的姓拉丁化而来，这是威尔逊采回的植物中第一种以他自己命名的植物。各种迹象都表明，野外采集生活似乎已离威尔逊远去。

但哈佛大学阿诺尔德树木园园长萨金特教授一心想扩大园中收藏，并将其建成一重要的植物学研究中心。植物种类丰富的中国自然成了萨金特中意的地方，而威尔逊则是不二的最佳人选。萨金特特意前往英国，想请威尔逊再次出山，不过威尔逊难舍家人，对此并不积极。后来萨金特开出了两年7500美金薪水的条件，并强烈暗示完成采集任务后会为威尔逊在阿诺尔德树木园安置一个永久职位，威尔逊才终于答应为哈佛大学再赴中国采集植物。

1906年12月，威尔逊再次来到波士顿，和哈佛大学正式签署了两年的采集合约。此行的资金来源于捐款：阿诺尔德树木园之友的七千美元、十四笔一千美元，还有数笔小额捐款。捐款者在两年后可以获得威尔逊为他们采集的植物材料。此行目的和前两次为维奇公司的采集活动不同，这一次

的首要任务是科学采集，商业引种则排到了第二位。萨金特对木本植物尤感兴趣，他希望威尔逊做好科学标本的采集工作，并尽可能扩大采集的地理范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萨金特还特地提到了拍摄照片的重要性：“一套好的影像和你带回来的其他东西同样重要。因此我希望你不要担心价钱，带上你能找到的最好设备。”威尔逊此行一共带了两台相机，其中一台是当时主流制造商桑德森生产的全版相机，成像质量很高，我们现在所见的威尔逊照片几乎都是这台相机拍摄的。

威尔逊再次横穿美国，并搭乘轮船经夏威夷火奴鲁鲁和日本横滨，于1907年2月抵达了上海。此行威尔逊要和美国农业部的弗兰克·迈耶合作，并指导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

的年轻动物学家沃尔特·扎培。迈耶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拒绝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威尔逊对迈耶并不看好，不过还是认为他会逐渐改变对中国人的态度。但迈耶“白人至上”的信条似乎从未动摇，在1918年从汉口到南京的船上他便人间蒸发，萨金特教授在给威尔逊的一封信中怀疑“一些中国人把他扔下了船”。而威尔逊和动物学家扎培的相处就愉快得多，两人同行两年多，猎枪和猎犬不仅用来捕获动物标本，也能时常打些野味改善生活。

在宜昌，威尔逊又买了一艘船，起名“哈佛”，他还重新召集了许多以前给他当助手的当地人。这年夏天，威尔逊一行造访了湖北西北部和陕西南部，还前往江西庐山一带采集，在这里他采到了一个百合科新

停靠在四川乐山的“哈佛”号 供图 / 阿诺尔德树木园



种——荞麦叶大百合。旅途劳顿加上有限的卫生条件，威尔逊在9月染上了疟疾，不得不卧床三周。这一病不仅让威尔逊元气大伤，也错过了极佳的秋季果期。好在他的助手们竭尽全力采集种子，损失不算太大。

1908年初夏，威尔逊一行来到了繁华的成都，青羊宫、武侯祠、九眼桥等名胜纷纷留在了威尔逊的相机底片上。当他来到灌县（今都江堰）时，更是被这一历史悠久、养护良好的水利工程所深深折服。出了都江堰，威尔逊便进入了横断山的崇山峻岭中，一路上不仅路途艰险，还频遇暴雨、洪水、道路塌方等险情，有时根本找不到落脚的旅店，只好露营。7月6日，一行人在海拔近3700米的树线附近扎营，虽然附近的土匪臭名昭著，但大家都觉得在如此高寒的地方被打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他们却付出了湿冷的代价，连威尔逊的狗都“拒绝吃它的晚饭，我从未见它如此不堪过”。

岷江河谷、大渡河河谷、巴郎山、小金、丹巴、康定……一路走来，威尔逊收获颇多，还采到了岷江百合这一后来名震园艺界的植物。威尔逊在1903和1904年便到过康定，这次来是为了拜会明正土司，他的管辖范围覆盖



威尔逊1908年采集的沙梨种子，如今在哈佛大学阿诺尔德树木园已长成大树 摄影/金文驰

今天的康定、雅江、道孚和冕宁等县。土司对威尔逊和扎培的采集活动很有兴趣，尤其着迷于扎培的剥制动物标本。临走时扎培特意送了他一只戴胜标本作礼物，明正土司自然欢喜不已。

四川西南部的峨眉山、瓦山和瓦屋山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地形复杂，植被保存较好，当时人们称这一区域为“老林”。威尔逊此前已经攀登过峨眉山和瓦山，这次他故地重游，再次登上了海拔3236米的瓦山。瓦山四壁兀立，只有一道狭窄的山脊可以通到平坦的山顶。“从峨眉山山顶远望，它像一艘巨大的诺亚方舟，高耸于云彩之中。”威尔逊对这座外形奇特的山评价很高：“我在中国各地的山区采集过植物，有些比这座山高

得多，但没有哪座能有这座山的温带植物丰富——尤其是开花灌木。”这一次威尔逊决定穿过“老林”，并登上瓦屋山。可惜天公不作美，大雨和浓雾将视野禁锢在10米之内。瓦屋山的植物基本都是峨眉山和瓦山上的种类，威尔逊对此比较失望。但他还是指出了瓦屋山的植物特色：一是竹丛数众，二是山顶的泥炭藓构成一巨大的地毯，其繁茂程度为他地所未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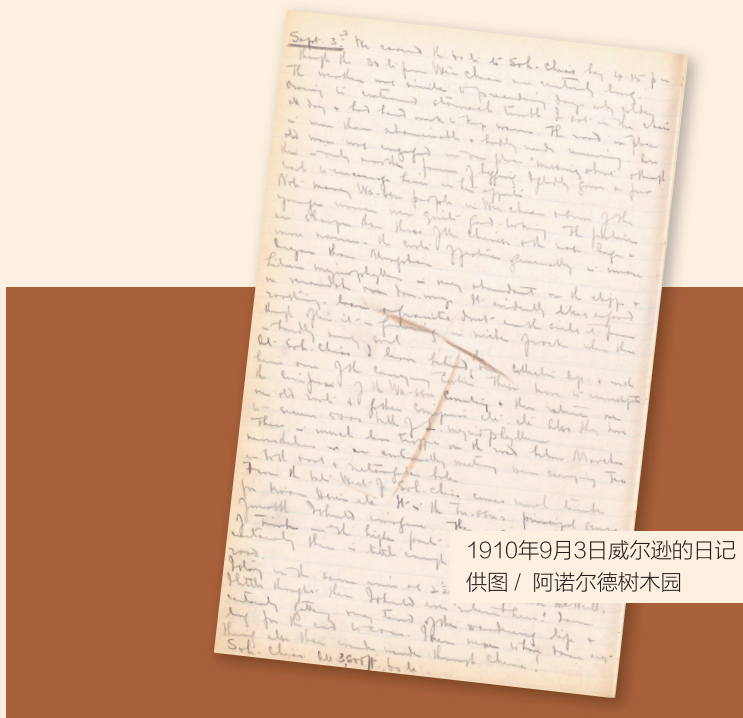
11月中旬，威尔逊得知了光绪皇帝驾崩的消息，就在一天后，慈禧太后也随之归西。两人死因都较可疑，威尔逊觉得局势动荡恐怕在所难免，便着手准备离开中国。在回程途中，威尔逊在宜昌将数千个百合种球小心翼翼地用粘土包裹好，其中便有

岷江百合这一观赏价值颇高的物种。遗憾的是，在开往美国的船上，这批种球竟阴差阳错地和未经处理的兽皮放在了一起，到美国后种球尽数腐烂，令人痛心不已。为了引种岷江百合，威尔逊在随后的一次中国之行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出生入死为百合

萨金特教授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哈佛大学阿诺尔德树木园为威尔逊安置了一个职位。1909年9月，威尔逊携妻带女来到美国，不过他却从未加入美国国籍。威尔逊在阿诺尔德树木园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植物分类和命名研究，这些几乎都是足不出户便可完成的。萨金特教授觉得这甚为屈才，让威尔逊坐在办公室里，就如同把一头巨龙关在狭小的笼中。1910年元旦刚过不久，萨金特教授便和威尔逊敲定了再次赴华的计划。这次采集的主要目标是上次未能大规模成功引种的岷江百合，以及针叶树种子。

3月底，威尔逊便启程前往英国，又经西伯利亚铁路抵达北京，6月1日，他再次来到了自己熟悉的宜昌。这一次，威尔逊没有像以往那样购买一艘河船，而是决定经陆路去四川。就在离开宜昌一天后，一些挑



1910年9月3日威尔逊的日记
供图 / 阿诺尔德树木园

夫望着绵延的群山和脚下崎岖艰险的山路，再想到天府之国尚在天边，便撂挑子走人了，剩下的人只得四处找替补凑成了一队人马。一路上威尔逊不仅采到了湖北地黄和木香花等植物，还对沿途所见经济物产做了记录。蜜蜂被养在挖空的树干中，当地人并不分离蜂蜜和蜂蜡，直接将网格状的蜂巢送下了肚，令威尔逊惊讶不已。当时用卤水制出的盐是重庆东部的重要物产，一行人走上了运盐的要道，威尔逊还估计这一带的盐年产量约有三十万吨。这一带虽然富庶，但食物缺乏，一行人不得不花高价才能买到些许口粮。这支队伍经重庆东北部的巫溪，四川东北部的宣汉、

中部的阆中，终于在7月27日抵达了成都，这次威尔逊算是真切体会到了入川的蜀道之难。

威尔逊随后从成都出发，前往川北汉藏杂居的松潘。8月20日，松潘再次映入威尔逊眼帘，城外田园牧歌般的景象又一次打动了：“农田中，穿着民族服装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在忙着收割，他们一边劳动一边放歌欢笑，呈现出一派质朴的健康景象。”在松潘附近采集了许多针叶树种子后，8月25日，威尔逊一行人便离开松潘，沿着岷江下行，寻找岷江百合。

此后的一周里，他们都在岷江河谷中穿行，虽然盛夏已过，但干暖的岷江河谷中依旧暑热难耐，加上植被稀疏、乱石



岷江百合 摄影 / 印开蒲

嶙峋，旅途并不轻松。威尔逊在第七天的日记中写到：“几乎每天早上11点左右，猛烈的大风便朝河流上游方向吹了起来，要迎风行走都十分困难。为了防风，房屋都是用泥筑成的平顶屋。”第八天，一行人终于扎下了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成功标出了6 000多棵岷江百合的位置，以便10月地上部分枯萎时能找到球茎。

岷江百合花茎高一米多，喇叭形的硕大花朵着生在茎顶，花被外侧有极淡的紫晕，内侧基部染有浅黄色，不仅外形大气，而且香气四溢。数以万计的岷江百合在岷江河谷中密集绽放，“将这一半荒漠的地区变成了真正的仙境”，因此威尔逊给这一特产四川西部的百合起了个霸气的英文名：帝王百合。

尤其难得的是，这种百合耐贫瘠抗干旱，既能忍受冬季的严寒，也能挺过夏季的酷热，几乎堪称完美的园艺植物。

1910年9月3日，威尔逊一行拔营收工，开始返回成都。威尔逊这时也流露出了对采集生活的厌倦，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到：“我开始对居无定所的生活感到厌倦，希望能尽快结束这一切。”成都如今距他们仅有4天路程，一行人自然兴致颇高。

谁也不曾想到一场横祸竟会发生在凯旋的路上，威尔逊在日记中记到：“我突然发现我的狗不再摇尾巴，一块小石头砸在小路上，滚到了下方100多米的河中。我让轿夫落了轿。前面两名轿夫朝前跑，我也紧跟了过去。就在我刚跑出轿子不久，一块巨石恰好砸中轿厢，滚

落河中。我本能地低头往前跑，遮阳帽也被吹飞了……接着我感到腿上被一条发烫的铁丝划过，我被石块砸到了，我试着站起来，却发现右腿不管用了，只好匍匐着爬到山崖下。”威尔逊右腿两处骨折，血肉模糊，助手们让威尔逊横躺在狭窄的小路上，用相机的三脚架给他做临时夹板。就在这时，一队骡子沿着小路走了过来，由于地势太险峻，实在找不到地方安置威尔逊，于是这40多头骡子就从威尔逊身上跨了过去，所幸没有一头踩到他。

火速赶回成都后，威尔逊的腿已经感染，一直到12月都没有痊愈。这期间他的助手采集了岷江百合的球茎，并成功寄回了波士顿。1911年3月，威尔逊终于返回波士顿接受进一步治疗，数周后右腿终于痊愈，不过却比左腿短了约两厘米，所幸他很快便能下地行走了。

1912年阳光明媚的6月，去年采集的岷江百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麻省喷香吐艳，社会各界赞叹不已。威尔逊从中国引种了数百种植物，他最钟意的却一直是岷江百合，以至于他还给自己的伤腿起了个名，“百合瘸”。■

（责编 桑新华）